

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编

罪与辱

怀柔地区
日伪罪行调查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编

罪恶与屈辱

怀柔地区 日伪罪行调查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罪恶与屈辱：怀柔地区日伪罪行调查 / 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5073 - 3008 - 3

I. 罪… II. 中… III. 侵华事件—史料—日本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0928 号

罪恶与屈辱——怀柔地区日伪罪行调查

编 者 / 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责任编辑 / 孙 翊

封面设计 / 北京飞亚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方方照排中心

印 刷 / 北京晨旭印刷厂

787 × 1092mm 16 开 24 印张 301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3008 - 3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罪恶与屈辱》编辑部

顾 问：王治安
编 审：杜连明 方善利

主 编：董忠德
副主 编：徐志荣 石九思
编 务：张秀丽 王晓君
 陈兴华 徐 健

序 言

日伪在怀柔地区所犯罪行，过去曾接触过一些资料，但不系统，且多为片段；群众口述材料不少，虽不乏令人悲愤的具体事例，但并不全面，而且辗转流传，有些事情说法不尽一致，一些细节、原由也有出入。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怀柔长达十二年之久，怀柔却无完整的档案资料。如今，怀柔区委党史办公室主持调查、编写的《罪恶与屈辱——怀柔地区日伪罪行调查》一书，恰好填补了怀柔这段历史资料的空白。

区委党史办的调查人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对大量调查收集来的材料，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反复验证、反复核实、精心比对、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把日伪践踏怀柔十多年间的罪行，清楚地记录在案，这是一件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好事；如此清算一下侵华日军罪行，并在字里行间对日本侵略者充溢着难以压抑的愤恨之情，充分表达了怀柔人民的心声。

纵观《罪恶与屈辱》全书，不难发现，在对日伪罪行调查的广度、探究日伪罪行的深度、揭露控诉日伪罪行的力度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这本书的显著特点。

先说对日伪罪行的调查方面。在区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区14个镇乡，抽调了48名干部，具体负责组织在全区284个行政村召开了“日伪罪行调查座谈会”，对日伪罪行一个村、一个村

地进行了“排查”。参加调查座谈会的老年人以及现任村级干部多达1519人。在此基础上,该书的调查编写人员,就有关疑难问题,又进行专题个别访问208人。对日伪在怀柔地区的罪行,事隔六七十年之后,进行如此大量的、全面的调查,这既反映了怀柔区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也反映了区委党史办的执着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大量、广泛、深入地调查,为查清日伪在怀柔地区的罪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十二年间,日伪摧残、杀害怀柔人民,这次查出1582人,其中竟直接杀害390人;毁地3134亩,烧毁房屋17357间,砍伐树木202512棵。此外,由于日伪肆虐,造成的土地荒芜8349亩、割毁青苗843.5亩、杀食牲畜8577头(匹)以及抢掠、烧毁粮食314933公斤。

对广泛调查来的材料,如果只是浮光掠影、不究就里、流于形式、止于记录,以致泛泛而谈、敷衍成篇,《罪恶与屈辱》一书,定当无甚价值可谈。可贵的是,该书的编写人员,并未浅尝辄止,从始至终是用一种扎扎实实、认真研究的态度,对调查来的材料,哪怕是任何一点一滴调查线索,都进行了耐心仔细地分析,对日伪制造的一个个事件以及对事件的各种不同表述,都紧紧围绕日伪“在怀柔”的罪行这个基点,辨析真伪、理清脉络、查明真相、界定性质。显然,这就使得日伪在怀柔地区罪行的调查研究,反映在《罪恶与屈辱》的编写上,不只是罗列了日伪罪行的表象,而是对日伪的每一个罪行,都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使日伪在怀柔地区的罪行,清晰、具体、完整,从而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侵略本质。由于怀柔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怀柔人民遭受了长城南、北不同且两相对应而交错的日伪统治、迫害和镇压:北面是伪满洲国,南面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北面是关东军,南面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北面是协和会,南面是新民会;北面修“围子”、制造“无人区”,南面挖“大沟”、搞

“治安强化运动”，等等。这种特殊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就决定了当年怀柔人民所遭受的日伪摧残、屠杀更加血腥、残酷。而且，使日伪罪行往往呈现复杂化：日伪的同一罪行，说法多不一致，有的事件跨越地区，牵扯面广，事件头绪多，且不完整。所幸由于《罪恶与屈辱》编写人员的努力，使日伪桩桩罪行得以真实、准确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比如：

大水峪事件，多年来，人们一直传说是“日伪抓劳工”。但抓劳工为什么单单从大水峪一个村抓走204人？抓劳工为什么还要被监禁、判刑、杀害？该书的编写人员抓住这一矛盾点，通过对大量调查材料的深入分析研究，终于得出了符合事实的结论：大水峪抗日工作活跃，由此引起了敌人的仇视，因而抓“国事犯”、“剿灭共匪”、“剿灭八路军”才是日伪从大水峪下手抓人的真正罪恶动机。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剿灭共匪”与“抓劳工”是截然不同的，日伪罪恶性质、罪恶程度是大不一样的。

再有，日伪从大水峪一次抓走204人的说法，从1947年的有关材料中就如此记载，知道此事的人也都如此传说。但204人都是谁？在这次调查前人们一直说不清楚。抓走204人而说不清都是谁，事件的真实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日伪罪恶，自然就大打了折扣。《罪恶与屈辱》的编写人员下大力量，终于查证了204人的真实姓名，并分别搞清了204人的下落。这就有力地抓住了日伪罪行的铁证，也了却了几十年来的一桩悬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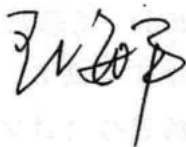
此外，像什么抓“国事犯”从小黄塘抓走32人的姓名、抓“劳工”从西四渡河抓走36人的姓名，以及怀柔到底建了多少个“围子”、日伪在怀柔到底制造了多大面积的“无人区”、“龙潭惨案”罹难者多少人、都是谁？“封锁沟”的具体走向和给怀柔人民造成了多大灾难，等一系列疑难问题，《罪恶与屈辱》一书都作了明确的回答，这正体现了这本书对日伪罪行揭露的深刻之处。

《罪恶与屈辱》的可贵之点，更在于它的力度。而这种力度，

源于对日伪罪行调查结果的可信度。真实是有力量的表现。书中，对日伪桩桩件件罪行，都是人证、物证俱在，且秉笔直书，毫无“演义”、“戏说”之意，这就把日伪的每一件罪行都置于无可置疑之处，由不得你不信，雄辩地判定了日伪“罪责难逃”。《罪恶与屈辱》在整体内容上，由三个部分组成：正文、附件和“调查统计资料”。正文是日伪的“罪行”，而附件和“调查统计资料”则是日伪的“罪证”。后两部分共同以确凿的“证据”对前一部分作了有力的诠释、补充和说明。

还需说明的是，《罪恶与屈辱》在成书的过程中，在全区范围内，逐村召开老年人调查座谈会时，年龄最高的老年人达94岁。据党史办调查人员讲，开完座谈会后，再去核实情况，有的老人已经离开了人间；琉璃庙镇参加调查座谈会的174人，会后不久，竟有15位老人相继过世。由此可见，《罪恶与屈辱》的成书，非常具有“抢救”的意义，实在是“抢救”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罪恶与屈辱》的出版，是党史办在区委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大力协助之下，取得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

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书记



2009年10月

目 录

序 言	1
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	1
附件：参加调查座谈人员名单	29
日伪罪行概述	73
疯狂“扫荡” 野蛮屠杀	86
强行归“围子” 制造“无人区”	122
大挖“毁民壕”	157
抓劳工	177
繁重劳役	185
奴化教育	188
事件·惨案	209
（一）四海宪兵队抓捕抗日人员	209
（二）西四渡河事件	218
（三）日本宪兵队在汤河川抓捕“国事犯”	223
（四）大水峪事件	239
（五）石片惨案	261
（六）日军七烧长园村	265
（七）龙潭惨案	268
日伪军残害怀柔人民的罪恶手段	275

大事记	279
调查统计资料	291
(一) 人口伤亡调查统计总表	292
(二) 各镇乡人员伤亡调查统计表及伤亡名单	293
(三) 地方干部伤亡名单 (12 人)	351
(四) 财产损失调查统计总表	352
(五) 各镇乡财产损失调查统计表	353
后 记	375

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

—

怀柔现辖区，抗战时期，长城以北属伪满洲国热河省，除交界牌以上碾子、道德坑等 12 个村庄属丰宁县外，其余喇叭沟门、汤河口、琉璃庙等 113 个村庄均属滦平县。西北部与伪蒙疆所属的延庆、赤城相连。长城以南为伪华北河北省所属（附《怀柔现辖区抗日战争时期区划示意图》）。怀柔县原辖区，按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制《怀柔县全图》标示：以莲花池村、甘涧峪村、郭家坞村、高台下（西台下）村、高各庄村一线向东，一直延伸到今平谷区大华山以西地区。而怀柔县城以西 66 个村庄为昌平县所属。所以怀柔县原辖区与现辖区相差甚远（附《怀柔现辖区与原辖区比较示意图》《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怀柔现辖区行政村隶属关系表》）。

1933 年，日军进犯长城各口。5 月，占领怀柔、顺义板桥和昌平半壁店一带。1935 年 11 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当时的怀柔县归其管辖。

从 1933 年 5 月 23 日到 1945 年 8 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怀柔这块土地长达 12 年之久。

12 年间，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肆无忌惮地奴役、摧残、杀

害怀柔人民，抢掠、捣毁、焚烧怀柔人民的财产，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不可饶恕的罪行，罄竹难书！

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怀柔地区犯下的罪行，拿出证据，用铁的事实，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并用以教育子孙后代，在怀柔区委直接领导下，从2006年3月至2009年10月，用三年多的时间，在怀柔现辖区全境范围内对侵华日军的罪行，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从始至终，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关怀和指导。

这次调查，引起全区上下普遍关注，各部门对“调查”给予了极大支持。为搞好这次调查，全区14个镇乡抽调了48名干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280多个行政村的主要干部，更以极大热情，积极主动地组织动员本村有过亲身经历的老年人，通过各种类型的“调查座谈会”，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宝贵资料，成为有力的历史依据，从而查证了侵华日军在怀柔地区的罪行，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日中亲善”、“共存共荣”，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的丑恶嘴脸。像这样有领导、有组织，形成区、镇乡、村三级联动，对日伪在怀柔地区的罪行进行广泛、深入、系统地专门调查研究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的调查资料，为使怀柔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激发民族精神，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重要的地方历史教材。

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调查。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来讲，不失为做了一项重要的“抢救”工作。而且通过调查填补了怀柔历史上的一项空白，完成了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工作。

二

2006年3月，怀柔区委主管领导，听取了区委党史办关于开展日伪罪行调查工作意见的汇报之后，认为这是一项有着非常重要政治意义的严肃工作，能否做好这项工作，是对民族与历史的态度和责任问题，于是决定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任组长、组织部长任副组长，由区委党史办牵头，由党史办副主任、区档案局副局长以及区政协文史委、区文委办公室、区民政局办公室、区老干部局办公室、区文物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联合工作小组。联合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区委党史办副主任方善利任办公室主任。同时聘请3位离、退休老干部为顾问。

通过上述组织领导机构，在完成市委党史研究室布置的任务的基础上，决定以上述调查为契机，将“调查”引深一步，即将日伪在怀柔地区的罪行，不限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两方面，而是要把日伪方方面面的罪行，在全区范围内，做一次“全面排查”，搞出一份全面的、具体的、有人证物证的真实可信的日伪罪行材料。按照这个工作指导方针，大量、繁重的工作，自然就涉及每个镇乡、村。但全区镇乡领导，在基层工作多、中心任务重、人员紧张的情况下，积极安排抽调干部，精心选派调查工作人员。各镇乡很快成立了由党委副书记或组织委员牵头的“调查领导小组”，并召开专门会议或在其他工作会议上，及时向村级干部贯彻、动员、部署了调查工作。随后全区284个行政村，也建立了相应的村级调查领导小组，或由主要干部亲自负责组织调查。

由于区委领导重视，区、镇乡、村三级组织领导落实、人员到位，这就为调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构筑了“全面开展调查”的平台。

三

在这次全面调查中，我们首先查阅了历史档案、文献资料。

（一）查阅了本区范围内档案文献史料

区委党史办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以后，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主动地到处调查，查阅历史档案，翻检、摘抄历史文献，广泛征集党史资料。同时在全区范围内召开过多次老干部、老党员座谈会，搜集、整理了近百卷资料，做了大量的“抢救”性的工作。那时，虽然没有对日伪罪行进行专门调查，但不少材料都涉及或直接控诉了日伪罪行，而且，因在二十多年以前，日伪行径的亲历者、当事人大都还健在，他们遭受日伪残酷统治的时间长，经历的磨难多，感触深，由他们提供的口述资料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可信度。在排查近百卷资料中，复制了日伪在八道河、长园等10多个村庄烧、杀、抢、掠、制造“无人区”等暴行的群众座谈资料，为这次调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线索。

翻检查阅了区政协文史委员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编写的《怀柔文史资料选编》1—5辑。复制了个人回忆和专题、人物共7篇文章。

查阅了区委组织部和老干部局共同编写的《光辉的历程》一书，复制了王治安《侵华日军在怀柔的罪行》等5篇文章。

由于历史原因，尽管怀柔档案馆馆藏旧政权特别是日伪统治时期的原始档案不多，但由于深入挖掘、仔细翻检，终于查到了日伪新民会怀柔县总会1941年度的《讲演草稿（附告民众书）》、1942年9月12日制定的《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之基本要领》和强化治安怀柔县支部1942年10月炮制的《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实施计划表》等原始资料。虽然资料不多，但这正是日伪对怀柔

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欺骗宣传、奴化教育、文化侵略罪行的铁证。同时，查阅了馆藏的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编写的社史、村史近 100 卷，为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赴外埠查阅资料

除了在本区范围内查找档案资料外，还先后前往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及承德、张家口两市档案馆，以及邻县（区）滦平、密云、平谷、顺义党史研究部门和档案馆，共查阅档案 120 多卷，复制有关统计资料和历史文献 11 份。同时，参阅了这几个邻县（区）编写的革命史书。因为抗战时期，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在当时都不是孤立的，而往往会牵连到几个县（区），或者更大的范围。如 1942 年春，日伪开始强迫百姓沿山边挖封锁沟，怀柔地区挖，昌平、密云也都挖，并且连接在一起；敌人在长城沿线制造千里“无人区”，而怀柔境内的“无人区”就正是这“千里无人区”的一部分。查阅、参考邻县（区）编写的革命史等资料，拓宽了视野，进一步理清、充实了怀柔区域内发生的相关事件，为全面分析、研究、考证日伪在怀柔地区的罪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

此外，我们又重点地翻检、查阅了与日伪罪行紧密相关的史料书籍，如《侵华日军在北京地区的暴行》、《侵华日军暴行录——河北惨案史料选编》（一）（二）、《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1—10 册）、《日本侵华罪行实证——河北、平津地区敌人罪行调查档案选辑》（上下册）、《罪证——日军在承德街屠杀罪行录》、《日本侵华罪行纪实》、《千里“无人区”》、《伪满洲国史》、《华北治安战》（内部出版、上下册）、《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1—6 辑）、《北京革命史大事记》、《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上、下）等数十部史料书籍。同时还查阅了区委党史办复制的部分《晋察冀日报》。从这些书籍、史料中，我们查

出1941至1944年，日军在怀柔平原地区残害无辜百姓多人的证言、证词。从日本战犯的供述记录和承德日本宪兵队的文件中，确凿无疑地证实了1941年8月，日本宪兵队在汤河川大肆抓捕“国事犯”、杀害干部群众，以及同年10月，又从大水峪村抓捕204名青壮年的罪行。

四

调查日伪在怀柔地区的罪行，怎样“调查”？我们是经过了一个思考和认识过程的。

有关侵华日军，包括在其直接操纵、控制下的伪满洲军以及伪华北治安军，在怀柔地区犯下的罪行，作为专题进行全面调查，按说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对本地区、本系统有关的档案资料进行系统的查阅”。同时，“广泛查阅公开或内部出版的相关报纸、刊物、图书、文史资料、地方志、统计报表等，利用好已有的资料和数字”。如果通过这些“现成”的资料就能达到目的，这当然是我们所期盼的。然而，客观现实并不这样简单：

一些历史资料，虽然标明是“怀柔情况”，但那指的都是怀柔原辖区。而怀柔原辖区与现辖区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按现辖区调查日伪罪行，就绝对不能机械地套用原辖区的材料。如，最先由滦平提供的“冀热辽救济分会”于1946年春公布的“滦平县敌灾损失情况”，无疑它涵盖了当年属滦平、今属怀柔长城以北的113个行政村的“损失情况”。但是，这113个行政村的“损失”到底是多少？便无法从滦平县“损失情况”的总数中分离出来。河北省档案馆提供的冀东专署1946年“冀东区八年来敌伪烧杀抢掠统计”中，有关“怀柔县”部分，也是指的整个怀柔原辖区。但怀柔原辖区有65个村庄早已分别划归了密云、平谷、顺义，也就是怀柔现辖区已不包括这65个村庄，故这样的材料也

说明不了怀柔现辖区的情况。以上两份材料，无疑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两份材料加起来，所能包含的仅仅是怀柔现辖区 284 个行政村中的 200 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而这个“数据”具体是多少？却无法从以上两份材料中具体区别出来；何况，当年怀柔县城以西的 66 个村庄，尚属于昌平区管辖。这就说明，由于怀柔辖区历史变迁太大，我们按怀柔现辖区调查日伪罪行，在历史资料的使用上，就遇到了如此不易解决的难题。

怀柔辖区的历史演变过程，极其复杂。1940 年，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到 1945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与怀柔现辖区有直接关联的有：昌（平）延（庆）、丰（宁）滦（平）密（云）、滦（平）昌（平）怀（柔）（附一九四二年《滦昌怀联合县行政区划示意图》）、滦（平）昌（平）怀（柔）顺（义）（附一九四三底——一九四四年底《滦昌怀顺联合县行政区划示意图》）、怀（柔）顺（义）（附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月《怀顺联合县行政区划示意图》）5 个联合县。这 5 个联合县的所属村庄部分或大部在怀柔现辖区。

1945 年 8 月，怀顺联合县撤销，怀柔单独建县。这时全县境域：东至神山与密云为界，西至南庄、北庄、慈悲峪与昌平为邻，南至小汤山、高丽营、白庙与顺义接壤，西北至杏树台与延庆搭界，北至长城与滦平毗邻。这之后又经历了 3 年多解放战争，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怀柔县所辖范围：东至神山与密云相接，南至高各庄与顺义为邻，西至庙上与延庆接壤，北至北湾村（今改五青松）与四海县^①相连（附一九四九年《怀柔县行政区划示

^① 四海县——1947 年 1 月 3 日，根据 1946 年 10 月 12 日中央军委电报指示，冀热察军区成立后，在察哈尔、河北、热河三省交界的延庆、怀柔、滦平、丰宁和赤城边缘山区建立四海县，辖四海冶、琉璃庙、汤河口、大观头、花盆 5 个区。此俗称“前四海县”。1947 年 12 月，四海县撤销，与怀柔县合并。1948 年 4 月 20 日，重新恢复四海县建制，下设 8 个区，此俗称“后四海县”。1951 年 8 月，“后四海县”建制撤销，琉璃庙、汤河口、长哨营、喇叭沟门地区归属热河省滦平县；四海、大观头、花盆地区归属延庆县；道德坑地区归属赤城县。